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詮次雅悉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 璽書還自
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
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千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兩朝效命嬰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褻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延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勳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褻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延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勳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
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
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騫易草移城隍所
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
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
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
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
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
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
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
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
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
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
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
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醜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
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 世廟嘉之賜金
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

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爲動色公亦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問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枵殺

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帖用工則商輩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痺砭者鮮效舉朝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叛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再反昆陽虧遮者索友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鉤

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蠱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
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
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
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
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
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禪帥賊果用是敗遁竟
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公折其權又
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
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

軍典則先子首腰鞞珠棒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
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
三尺提一寸狸兎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柏
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
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
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
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旣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
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
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

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敘事率謹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二年七月七日萬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待公

疾勞歿先公八日公塋祭例得

諭越三年撫臣爲

請之乃始以某月日蓋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副某氏晚始生應鼎禔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岩用公廕讀書國子者從子從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侄應鼎聘諸生俞某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

祭北斗文

清雅流便絕無刀尺痕

伏惟 帝君禍福續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
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
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
微。成歲功而不有。其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日衡日杓。

日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日儼如在。以皈依。叢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恠。何必不言。總領鬼鬼詐拘。陟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間寫情可涕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黠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涘。繡衣方斧。軍興從事。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濫服司馬。倚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北。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玦。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九
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徃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對。

感夢祭嫡母文 一字一淚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見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見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真率爲得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

恨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吮膽一段趣絕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
革。易簀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
卽息尚噓噓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
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
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
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
資。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竒。莫慰大父。大人痛之。
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
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
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
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
見。猶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
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
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
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
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
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
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
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豨。女吮痰。蔡父咀
藥。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齏蕒。子齏芥。命之
曰帶。女其齏蒯。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廳。女其啖楚
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韃。女其食已之肺肝。有渝此
盟。百神其殛。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管兒。一百蠅。蚋
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丞。梁和羹。清醑。大人
歆之。幸且莫告。

告丁母

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霑

某結髮同母叔子。二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
與其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姒若然。宜無
事不相周旋也。况病死喪葬乎。當某囚時。某母死。叔
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
不能遣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
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
也。悲哉。敢告。

告先王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
遷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
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
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
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其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
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經緯

閔予不肖晚猶蟲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
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

墜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列以霾彼如不愠
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歿無退不拒
我昔未老拔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蠹體刺格乖
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筆輦素逆旅令我毫揮
酌以荷花鴟豕侑壘迨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
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
石首之魚越筠之萌子如不嫌箬以備羹公劑我軀
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兎死
羊曇悲來酈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

日千斛。涎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往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言之宣。非我則謾。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如鷺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寸楮必甌。人往謁公。以我墨黹。昌歎瘡痂。愈噉愈耆。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罍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旣遣人。

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
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
不得見而異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
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
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
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韻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
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

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
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
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
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
家壯激衝冠而攬髻以哂哂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
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
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醜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
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
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

後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九
秦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顙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奇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於人。賻之產。鷺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美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賻也。鷺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賻之玄鳥。鷺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子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婉折傷痛法韓十二郎文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
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
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
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
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
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
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
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
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
以爲情耶。子方外士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
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俱高爽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
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
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既急於其大矣。而著
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
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
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十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徃徃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顧缺典於尸祝之崇。奚啻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樓於剝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禪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曾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

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春秋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永迪後輩

縣祭文

有鬻珉珠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或珉珠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或珉珠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謁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為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司之慎。鄉社既祀而令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雜著

隍災對 一篇與探地肺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巳丑霜降前二
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
諸顛遂并焰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
首頌。火宴殿。宴殿首亦頌。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徃徃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

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膠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聞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極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數與舍而作與。曰：數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罔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

自禡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歷之。豈昔不耻耦而今則厭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辰。鵠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鵠也耳。而神不能庇。令赭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劫。魯叟鵠理。以操決。拾乃數之。翼斯垂而劫之。羽斯鍛。神茲所遭。匪輪伊劫。意者曇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劫兮。非理莫衷。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鵠其何知。以子爲羿。曷控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顛。曰隋總管龐公珽。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

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
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
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 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
隍主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珏守越近不
如呂珍願 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
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
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 聖祖擬新封神之主
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
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
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
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
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
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
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
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挨葬是山之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
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
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
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
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留備稗官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
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
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
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
南昌已而役表旣還道病歎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
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兒當有
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旣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
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窗戶上檻
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
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王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起

趨入取王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王如神官言
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
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辨神官則
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拶其手痛不可忍呼嗷噪突
入號迫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
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
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而
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日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
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

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
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
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顧曰此道
中舊固多祟予曰祟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
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
不醒視其臀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

俞尚未隸學公第文旣首我而領牒
赴省試則躡音俞故予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詞如蜀錦

恭惟某官名高勲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
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
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
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塹
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裔之盟寫鐵
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闔帥鷹揚賦贊

每在風飈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
道以書劍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
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
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
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
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
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間去携矢以校優歸縮
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會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
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
之外自襲後祝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
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
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
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
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劔霜寒坐
控華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
群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又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
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選

疑每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懸羽檄之馳借蒞籌兵
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
騎控弦鼓滿霜霄之月百金七首並抽秋水之渠北
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兔豈惟三窟逋僑積以多年所
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信
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翻鴈鴛以爲
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
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百春錦筵麗
以初陳異香遶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徐文長文集 卷三
樂作營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
列簾櫳。光華似錦。醵金致幣。偏裨徵蕪。語以稱觴。染
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績流燕石。名茂龍
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鵠印。爭看搖月之
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
以登樓。誰言興淺。借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
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
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
麗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倍
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
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
嘗捨棺以埋。是爲黠痛而灸。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
枉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
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
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舐涎者無隙。庶幾掩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藏無主之鬼。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
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
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
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壙穿泉。亦難
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糶
。補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
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奇諧雅趣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爲
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誦。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
試官。軋苗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聱牙。鞅鞅非真空青
。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鷓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
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
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
。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母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
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對入天巧

指水指樹以釣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
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
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
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
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
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
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褐寬
博憚之而決所不為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
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

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
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
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即不死而
猶當祝尸况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俎尚稽於一席
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穎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
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
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材陳磬伐鼓
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
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
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
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
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
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
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
見於羹。見於墻。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
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
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恍懔方始。試聆

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
坐絳帷中。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
好護。先生親自畱題。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
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拋梁北。小池
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
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隣
猪此中放。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
本原。虎猫尚得迎田蜡。

鮑府君醮科

讀步虛回輶二疏駢麗中另有

一段芳蕤流動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兩龍是襄薦芳登糗俟神于堂神之來今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顛天祈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

華誕况賢哲之苗裔

神鮑叔牙之後

兼體貌之異竒長而狗

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捐鬪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丕顯英威既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蒙陰騭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壘在手。再挹流黃。祝史陳辭。永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嘆。視更顏之師覲。既醉既飽。馮載起之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輶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

之。施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人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

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况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彷彿蒙莊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予予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鶯焉鶴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緝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島鳥非鶯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詞理調鬯自然玄著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

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聾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罹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况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旣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塞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况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旣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旣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罅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况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以見起者。爲本來踰距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孰是。

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喁爲于。于爲喁。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

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休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壺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

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羸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鬼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跚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癥。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既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叅同誤識

考核詳慎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

字通復

者當正德丁丑

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印嶽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已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

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

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

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

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

則慎將謂一誠卽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

山人序一 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參同契跋一 號五存不著姓名跋

中稱仲子其必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

一 愚揣諸序之跡王圍之刻 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 楊

慎之序列刻

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復刻之者

黃園序

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巳捐俸以刻之之語

五序跋

正德巳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有

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反謗其僞作之語敬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

爲仲父

杜一誠自序

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爲一冊箋註三篇爲一冊一三類二篇爲一冊一經文箋註三類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三

相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註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則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杜一誠別序

不著月中有

楊慎序

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

南人掘地得石函有參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中來得刻本妄云精思豁悟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爲掩耳盜鈴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

書也可知矣

井田解 疏美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臃臏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爲阡陌則况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爲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一
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
車塗容乘車一道谷乘車二而四方輦輪並得直抵
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
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
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耶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一

終



